

有一种 III 爱情叫兄弟

Brotherly Love

她是一张白纸，他是斑斓蝴蝶。她与他是兄弟，
相爱从等待开始。千帆过尽后，他们可否是彼此的主角？

十 八 子 墨 作 品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有一种爱情叫兄弟

BROTHERLY LOVE

十八子墨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一种爱情叫兄弟. 3 / 十八子墨著. —石家庄:花山
文艺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80755-326-7

I. 有… II. 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9826 号

有一种爱情叫兄弟. 3

作 者:	十八子墨	策 划:	张国岚
责任编辑:	张亚鹏	美术编辑:	美 慧
特约监制:	孟 伟 杨 俊	特约编辑:	罗 斐
封面设计:	荀 博	责任校对:	成 仁
出版发行:	花山文艺出版社		
地 址:	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		
邮政编码:	050061		
网上书店:	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		
邮购热线:	0311—88643242		
销售热线:	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		
传 真:	0311—88643225		
E-mail:	hspul@163.com		
印 刷: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		
经 销:	全国新华书店		
开 本:	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		
字 数:	466 千字		
印 张:	24		
版 次:	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		
书 号:	ISBN 978-7-80755-326-7		
定 价:	26.80 元		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
001 contents

第一章·我竟然会挨揍了 /001

第二章·事情有些麻烦了 /007

第三章·他说他要回来了 /013

第四章·无聊的无名怒火 /018

第五章·谁也不欠谁的了 /024

第六章·终于等到他回来 /029

第七章·他说让我相信他 /032

第八章·喝酒后他很黏糊 /041

第九章·言情小说和竞选 /050

第十章·相处中慢慢靠近 /057

第十一章·肖扬实习回来了 /063

第十二章·他酒后太闹腾了 /068

第十三章·参加了左手生日 /073



目 录

contents 002



第十四章·我们一起看电影 /078

第十五章·纯纯的美好感觉 /084

第十六章·那晚在停电以后 /090

第十七章·暴戾之气的左手 /095

第十八章·他的误会让我恼 /100

第十九章·愤怒中他想强吻我 /106

第二十章·就是想和他较劲 /111

第二十一章·就是无法生气 /116

第二十二章·易名、小丘的情变 /122

第二十三章·如此糟糕的行径 /129

第二十四章·从没如此的尴尬 /134

第二十五章·如何处理那尴尬 /140

第二十六章·超级搞笑的阿瑟 /145

目 录

contents

003

第二十七章·好像都太紧张了 /150

第二十八章·疲劳之后的醉意 /155

第二十九章·超糗的接吻尝试 /160

第三十章·给别人牵线搭桥 /166

第三十一章·关于磨叽的矛盾 /171

第三十二章·极其龌龊的浑蛋 /176

第三十三章·他故意让自己病 /181

第三十四章·我有压迫自己吗 /187

第三十五章·左手这个人很冷 /193

第三十六章·猝不及防的肌肤之亲 /199

第三十七章·他问少不更事吗 /205

第三十八章·消除和他的芥蒂 /216

第三十九章·越来越喜欢他了 /232



目 录

contents 004



第四十章·我喜欢安心的感觉 /242

第四十一章·期末的忙碌和开心 /253

第四十二章·疲惫折腾的期末 /264

第四十三章·知道了某些真相 /274

第四十四章·黏黏糊糊的温馨 /285

第四十五章·和左手相处好难 /297

第四十六章·我们都讨厌毕业 /306

第四十七章·离别的忧伤感触 /317

第四十八章·难以相容的个性 /329

第四十九章·我不小心抱错人 /340

第五十章·可笑的酒后乱性 /353

第五十一章·我们都有些疲惫 /364

第一章.我竟然会挨揍了

喝酒不知道喝到了几点,反正阿瑟喝得已经有些迷糊了,说话的时候都不利落了,佐佐木抱着酒瓶子看着我笑:十八,我跟你说,小淫对你真是没得说,你就跟小淫好吧,你也喜欢他不是?我现在跟你说,要是小淫以后,以后要是敢有对不起你的地方,我第一个,第一个不答应,真的……

我咬着嘴唇想笑,但是喝酒喝得嘴唇有些麻木了,咬着的时候都有些没有感觉了,阿瑟开始朝我嘿嘿笑:哎,哎,看看,十八脸红了,老佐,十八真的脸红了,十八,你干吗不好意思啊?真是喜欢就喜欢呗,装得这么害羞不像你啊,你平时多爽快啊?

我推了阿瑟一下:瞎说什么啊你?

佐佐木叹了口气:我,我啊,算是看明白了,男人,男人真是难啊,喜欢一个人,用真心,不值钱,不用真心别人理睬你都不理睬,还是要有钱要有背景,像阿瑟这种的,对啊,阿瑟,当初你说她为什么没有看上你啊?你不是北京的吗?又有钱人又长得帅,看上你不更好?

阿瑟吊儿郎当地笑了一下:看上我?看上我,也要我能看上她啊?看上我也好,你让她等好了,我三十五岁之前不想结婚,结婚多没有意思啊?为家庭所累,你们看看元风,整天除了楠楠就没有别的想法了,咳,最没有出息的就是小淫,本来说好了跟我一起三十五岁之前不结婚的,切,臭小子现在不理睬我了,竟然说三十而立,哎,十八,他竟然跟我说三十岁之前就要结婚?他早晚会后悔,人不风流枉少年,有他后悔的那天,跟元风似的,为家事所累……

我哼了一声:我觉得人家元风挺好的,阿瑟,你少乱说,你自己喜欢散漫,别人未必,你看不上的东西说不定在别人眼里就是幸福,元风和楠楠多好啊……

小麦支撑不住地拖了两个椅子拼在一起,很不屑地看着我们:不管你们了,我要睡觉,哎,记得走的时候叫醒我,听见没有?

我笑着点头,阿瑟招呼了一下佐佐木,往我身边凑了一下,不正经地笑:哎,十八,你现在还喜欢元风吗?是不是一看见元风还是眼睛发直啊?老佐,跟你说,十八有阵子见到元风跟着魔似的,嘿嘿,急得小淫好几次都想跟元风较劲儿……

我尴尬地瞪了阿瑟一眼:哎,你别瞎说,你今天是怎么了?怎么老是说没有谱儿的事儿?佐佐木你别听阿瑟乱说。

佐佐木勉强笑了一下:十八,这些小淫都跟我说过了,说是元风长得特别像你之前

认识的一个男生,你也不用不好意思,其实我们都知道了。

一顿说不出是什么性质的饭,从中午一直吃到了晚上,中间餐厅的服务人员进来好几次了,阿瑟黑着脸看着服务人员:哎,怕我们不付账是怎么了?不放心是吧,好啊,现在我拿钱给你放你那儿押着,完事儿后我再去服务台结账好不好?你们中间别进来进去的,我们会很烦!

服务人员很尴尬地解释:不是那个意思,主要是晚上有不少客人要订包间,所以您是不是能提早结账?

阿瑟接着冷着脸:不能,我们花钱消费,不比别人少,你没有权利让我们走,但是我却有权利让你出去,你信不信?

服务人员尴尬地说着:对不起,对不起,你们慢慢用,打扰了。

阿瑟哼了一声:什么态度?服务行业就是这个样子的吗?不太像话了吧。

到晚上九点半的时候,我身上带着的小淫的呼机响了起来,阿瑟眯着眼睛看着我笑:哎,十八,看来小淫现在啊,以你为中心了,幸福吧,我敢打赌,绝对是跟你报告他的行踪。

我有点儿尴尬地看了阿瑟一眼,从口袋里面拿出呼机,上面有留言:十八,我到家了,我给你宿舍打电话了,你不在,是不是和阿瑟在一起?少喝点儿酒,有事儿找阿瑟或者佐佐木都可以。

呼机绿色的荧屏好看地闪着,我的手有点儿发抖,很简单的几行字,我反复按了好几次,老是觉得没有看完似的。佐佐木叹了口气,歪着脑袋看着我:十八,你和小淫一定要好,知道吗?你们一定要好,因为你俩都好,所以一定要在一起好……

我把呼机收起来,阿瑟把他的手机递给我,开始坏笑:十八,你给小淫打个电话,我保证你会惊到他……

我推开阿瑟的手机:行了,不用了,没两天他就回来了。

佐佐木推开前面的酒瓶子,很虚弱地趴在桌子上,开始胡言乱语。小麦无动于衷地掏着耳朵,我想起一句话:少年不识愁滋味。所以不管是感情,还是对将来,或许小麦这个年纪想得都很少,想得很少自然也就没有过多的烦恼,因为没有过多的烦恼,所以看着别人的烦恼都会觉得很可笑。

阿瑟和我架着佐佐木,小麦跟在后面,一起朝学校走。佐佐木的脚步有些踉跄,还朝前面指手画脚:阿瑟,阿瑟,我告诉你,女人,女人都他妈的不是人,都阴着呢,你越是对她好,她就越是不领情,不领情!知道吗?你,你和小淫是正确的,不,不能宠着女人,不能……

阿瑟架着佐佐木的一侧朝我咧着嘴笑：哎，十八，看看，这就是失恋的男人，基本都是这么一个版本，没有人失恋之后还说对方好的，你怎么看？老佐女朋友是不是真的见利忘义？哎，你说实话，你们女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啊？很难满足吗？

我架着佐佐木的另一只胳膊，摇头：咳，我哪儿知道，别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就更知道了，我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是先吃饱饭，然后顺利把大学读完，然后呢，能在存折里面那点儿钱用光之前找到工作，再然后的事情，我暂时还没有想到，至于师姐是怎么想的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的就是佐佐木这个人真的不错，对师姐也真的够好，别的事情真的想不到。

阿瑟接着笑：也是，就算问，也不能找你这种不擅长甩男人的女人问，不过十八，你想得真的挺简单，小淫那么发疯地喜欢你，那小子之前可是从来不管不顾的，看来真是有道理，可能是男人都喜欢简单真实的女人，老佐是真的不错，其实啊，他女朋友只是看到了现在，怎么知道老佐将来就不会比一个北京的人强呢？说不定比她现在这个北京的男朋友更好，所以说啊运气都是留给勇于等待的人的，十八，我说这话像不像哲学家，是真理吧？

我瞪了阿瑟一眼：切，这话早就有人说了，你哲学家个头啊？

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佐佐木突然推开我和阿瑟，往旁边跑了两步，开始吐了起来，小麦凑热闹似的靠在我身边：哎，十八，你说喝酒是为了什么？喝完酒就是为了吐？

我和阿瑟没有搭理小麦，佐佐木站起身，朝我们摆摆手：没事儿，走吧。

我开始朝学校大门里面走，但还是有些不放心的佐佐木，我背对着学校大门，看着佐佐木用面巾纸抹着嘴。我刚想说话，感觉身后撞到了什么人似的，我回头转身，看见身后走出两个人，两个男生，其中一个男生我记起来了，是前些天抱着一个吉他盒子在学校大门口和我撞到一起的那个男生，身上穿的牛仔裤还是挂着一堆金属链子的那种，那个男生身后还跟着一个长得挺胖的男生，长得胖的那个男生个子也不高，戴着一个青蛙眼睛似的眼镜，看着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那种，就是很想立即给那张胖脸一拳的感觉。

前面那个男生皱着眉头看着我：又是你，你长不长眼睛啊你，前些天撞到我的吉他，今天又背朝人走路，你正常不正常啊？

我刚想说对不起，那个胖男生竟然插话了：哎，你小子眼睛瞎吗？还不赶快道歉，你知不知道你撞到别人了？欠揍是吗？快道歉！听见没有？耳朵聋吗？

我的火气像是酒精被点起来了似的，本来我还想过道歉来着，但那个胖男生的话让我火大了起来。我恶狠狠地看着那个胖男生：哎，你谁呀，关你屁事儿啊，你算哪根葱？死胖子……

那个胖男生站在我撞到的那个男生后面说：哎，你看，臭小子骂我是死胖子耶，你咽

得下这口气吗？我跟你说，他骂我明显是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你都不会觉得丢人吗？

阿瑟朝我喊：十八，怎么回事儿？

我本来想对阿瑟解释，听到那个胖子这么挑唆那个我撞到的男生，我的火气腾腾地往上升，这种人明显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类型，最欠扁的那种，一般人都是希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所以类似那个胖子的那种人是最欠扁的。估计我也是喝酒再加上自己火气大了，所以我忘了自己是女生的事实，我竟然挥着拳头就朝那个胖子打了过去：死胖子，就你废话多，你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成哑巴……

我的拳头还没有落下，就被人抓住了，是那个我撞到的男生，那个男生的手臂力气好大，我的手腕被握得快要散架了，我咬着牙往外挣脱，但是没有成功，我有点儿气急败坏，用另一只拳头打向那个男生。可惜，我的拳头还没有打到那个男生的身上，我的脸颊上就重重挨上了一拳，这一拳之后，我就很真切地明白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：男人的拳头真的不是吃素的，男人和女人的体力差别始终是巨大的。

我捂着被打疼的脸颊往后退了好几步，阿瑟和佐佐木冲了上来，阿瑟拽着我：十八，怎么了？你？怎么回事儿？

我感觉脸颊火辣辣地疼，嘴角咸咸的，用手摸了一下，天，竟然出血了，嘴角在拳头的重力下，和坚硬的牙齿撞到一起，破了。那个打我的男生恶狠狠地看着我：看你还敢不敢再狂妄了？敢朝我动手？

阿瑟从我身后站到前面，推了那个男生一下：哎，你干吗打人？了不起吗？你给我过来！

那个男生后面的胖子又开始叫嚣：了不起，就了不起了怎么了？打你怎么了？不服气是吧，不服气接着来啊？看谁怕谁？

佐佐木火大地把我推到旁边，奔着那个胖子就冲了过去，阿瑟和那个男生也扭打在一起，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有点儿不知所措，小麦朝和阿瑟扭打在一起的那个男生冲了过去：阿瑟，阿瑟，我来帮你了。

然后，我就看见小麦被弹了回来，捂着肚子，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，看着我：十八，十八，他踢我肚子……

这时，大门口的两个值班的保安跑了过来，其中一个保安开始喊：住手！住手！听见没有？再打我报警了……

我最先看见佐佐木把那个胖子推开，那个胖子哭丧着脸倒在地上，看那表情，是被佐佐木揍得不轻，表情龇牙咧嘴的，气喘吁吁的保安分开阿瑟和那个男生，阿瑟气哼哼地瞪着那个男生：哎，你小子真不是男人，还动手打女生？你很得意吗？你看看你把十八打的那个样子，她没几天就要竞选了，你怎么让她上台……

那个男生一愣，结结实实地挨了阿瑟又打过去的拳头，那个男生皱着眉头看着我：哎，我怎么知道她是女的，我看得出来吗？

那个倒在地上的胖子也惊讶地看着我，不停地揉着胳膊。两个保安没好气地看着我们：你们说怎么办？是不是把你们交到学校的保卫处？啊，大晚上的，在学校门口聚众打架？你们可真够本事的，走吧，都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年级的，什么专业？

我有点儿傻眼，这个事儿要是真到了学校的保卫处，是不是会被学校记过啊？或者通报？将来会不会还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档案里面？这可怎么办？我忍着脸颊和嘴角火辣辣的疼痛，朝保安笑：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我们是闹着玩儿的，真的，不是真的打架，都是朋友之间闹着玩儿的……

保安疑惑地看着我：闹着玩儿？闹着玩儿我怎么看你们跟往死里打似的？有这么闹着玩儿的吗？

我瞪了那个胖子一眼，心想都是这小子挑唆的，等以后再收拾他。阿瑟也开始笑，很突然地搂住那个打我的男生的肩膀：是闹着玩儿的啊，真的，我们平时都可要好，就是闹着玩儿的，是不是？

打我的那个男生刚想说什么，阿瑟的腿碰了他一下，那个男生尴尬地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小麦拍拍屁股站起来，阿瑟搂着那个男生开始往学校里面走，回头看着我和佐佐木：十八，走吧，过一会儿宿舍该锁门了，走了……

我和小麦、佐佐木慢慢腾腾地跟在后面，经过那个胖子身边的时候我咬着嘴唇凶巴巴地瞪了那个家伙一眼，没有说话，那个胖子看了佐佐木一眼，浑身还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。两个保安互相看了一下：你们真是神经病，大半夜的，打架很好玩吗？下次要是再敢的话，管你们是闹着玩儿的还是真的，统统给我去保卫处，听见没有？

等两个保安走远了，阿瑟一把推开搂着的那个男生，气哼哼地说：我靠，谁他妈的和你是认识的，你给我滚远点儿，不行，马上给十八道歉，你有打女生的习惯吗？

那个男生皱着眉头看着阿瑟：哎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就算去保卫处我也不怕你，我怎么知道她是女生？她脸上有标签吗？再说，是她先朝我挥舞拳头的……

我顾不上地转头看着阿瑟：哎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我的脸，有没有很糟糕啊？马上就要竞选了，是不是变形得厉害了？

阿瑟叹了口气，看着我：十八，你啊，真是，你现在的样子怎么跟胖头鱼似的，先不要说竞选了，我都害怕小淫看见你现在的这副样子说不定会不要你了……

我有点儿委屈地用手胡乱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，转头恨恨地瞪着打我的那个男生，看着他的时候我的眼泪差点儿就掉下来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被男生打，简直不像话。那个男生的嘴唇动了几下，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，佐佐木和阿瑟往后边看了一下，然后

一起朝那个男生慢慢走过去，那个胖子心虚地往后退着，脚下的步子有些乱。打我的那个男生没有什么反应地看了阿瑟和佐佐木一眼，朝我走过来，我愤怒地看着他：哎，你是不是还想打架啊？看我好欺负是不是？

那个男生尴尬地摸摸脑袋：哎，我只是，其实我真不知道你是女生，对，对不起，你，要不要到校医室看看？嘴角破得好像挺大的……

阿瑟用力给了那个男生一拳，那个男生一个踉跄，差点儿摔倒，但是没有答理阿瑟，只是盯着我，我哼了一声：不用你管，你管好那个死胖子就好了，就知道挑唆别人，有什么本事啊？我不就是撞了你一下吗？非得要这么解决吗？阿瑟，我们走吧。

阿瑟好像还很不甘心，我怕保安再过来，拽着阿瑟和佐佐木往学校里面走，阿瑟挣脱我：十八，哪有这么简单完事儿的，不能这么窝囊，知道吗？我不欺负人，但是人也不能欺负我们，知道吗？小淫要知道你被人打成这样，我的脸还往什么地方搁？

我摇头：阿瑟，算了，佐佐木都喝成这样了，难不成你真想让佐佐木借酒发泄？真的打出什么事儿，值得吗？我不想惹这么多事儿来，过两天就竞选了，因为这点儿事儿被学校保卫处揪住，要是一查，我还是要准备竞选的人，元风就无法下台了，难道你希望学校知道元风推荐的我是一个挑起事端的人吗？

提到元风，果然有效，阿瑟咬了咬牙，朝那个打我的男生哼了一声：算你小子走运，不过这事儿还没有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等竞选之后再跟你算账……

那个男生在胖子耳边说了什么，死胖子开始撒腿往校外跑去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佐佐木嘲笑地看着那个男生：怕了？是去找救兵还是去找保安了？

我拽了佐佐木一下：走了，小麦，快点儿。

阿瑟和佐佐木不情不愿地和我一起往宿舍楼走去，小麦跟在后面。走过男生宿舍楼没多会儿，我听见后边有人喊，我站住，奇怪地往后看，看见刚才那个打我的男生朝我跑过来，手里好像还拿着一个什么东西，阿瑟皱着眉头：哎，你小子没有完了？是不是还想找揍啊？

那个男生在我面前站住，喘着粗气看着我：这个，这个给你，冰一下脸，或许会有点儿用，今天，真是对不起……

我看清楚那个男生递给我的东西，是一瓶冰镇的矿泉水，我犹豫着，阿瑟一把抢过来：算你小子还有点儿良心，十八，拿着，我都忘了你的脸颊还肿着呢，哎，小子，别以为你这样这事儿就算完了，没门儿，那个胖子呢？你回去告诉他，以后见到他一次我就打他一次……

我接过阿瑟重新递过来的冰镇矿泉水，然后小声告诉阿瑟这件事儿别告诉小淫了，免得又起事端，我瞪了那个打我的男生一眼，快步上楼。在上楼梯的时候，把冰镇矿泉水

贴到已经有些肿起来的脸颊上，还别说，真是有些凉快，火辣辣的感觉立马就有些收敛了，我叹了口气，今天真是倒霉，竟然平白挨揍了？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不怎么好的事情，不知道脸会不会真的变形？

我推开宿舍门的时候，一愣，因为我看见了许小坏和小诺并排坐在床上，正在窃窃私语，我的床上坐着一个人，是师姐，佐佐木的女友。我一边在脸颊上转着冰镇矿泉水瓶子，一边朝师姐点了下头，许小坏朝我妩媚地笑：十八，你朋友等你很久了，你跑去哪儿了……唉，你脸怎么了？流血了……

我朝许小坏摆摆手：没事儿，不小心撞到墙上了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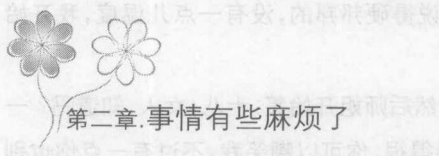
师姐朝我欠欠身，有点儿为难地看着我：十八，能不能，能不能跟你聊聊？

说实话，在那个情况下看见师姐，我心里实在不舒服，一是因为佐佐木，二是因为我刚才跟别人打架了，所以我皱着眉头看着师姐，很想说，对不起我没有时间。但是最后我还是忍住了，只是迟钝地看了一眼师姐，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。师姐有些局促地看着我：十八，不会占用你多长时间的，就一会儿，行吗？我们，我们去走廊说，说完我就走，好不好？

许小坏和小诺包括小丘，都有些诧异地看着我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把手里的矿泉水瓶子转了个方向，先出了宿舍，往走廊尽头走去。师姐跟在我的后面，但是低着头，好像在想着什么，有点儿一筹莫展的样子。

到了走廊尽头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我放下手里的冰镇矿泉水盯着师姐的眼睛：唉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要是想说对不起，那你去对佐佐木说，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能解决什么问题？要是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佐佐木不能满足你，那你从一开始就不要选择他啊？你直接就找别人好不好？干吗绕这么多的弯儿，你都不嫌费事吗？你有没有想过佐佐木啊，你知不知道投放出去的感情根本就收不回来？你知道佐佐木有多喜欢你吗？他今天当着我们面儿哭了，你都知道个六啊……

进水房的女生有人朝我和师姐投来奇怪的眼光，我喘了口粗气，把眼神转向别处。



师姐咬着嘴唇看着我，泪水顺着她好看的眼睛流了下来，我有些发慌，师姐苦笑着摇头：十八，我也难过，我也很难过，我也付出了真的感情，你以为我就真的不难过吗？你以为我难过的程度会比他小吗？

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师姐用手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，和我一起靠在窗户外边，看着窗户外面黑漆漆的，师姐开始叹气：十八，可能你的年龄并不比我小，我也为难啊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需要钱，真的需要。

我小心地看着师姐：可是，可是佐佐木也很好啊，毕业之后你们可以找工作，钱总是会赚到的，你怎么就知道佐佐木赚不来很多钱？

师姐冷漠地看了我一眼：十八，我等不了他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等他，何况他也不一定会成功，我弟弟已经高二了，妹妹高一，我妈妈已经病了十年，家里只有我爸爸一个人在支撑，真的，我爸爸老了，已经马上就支撑不住了，我只好顶上去接着支撑，对我而言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嫁给一个北京的有些钱的男生，那样我会省去很多奔波，或许会缓解一下，不然我还能怎么办？十八，你要是有好办法，那你教教我？

我没有反应地看着师姐：这个，这个我教不了你。

手里的冰镇矿泉水瓶子已经不再有开始的那种冰凉温度，被我的脸颊温热了。师姐转了个身，背靠着窗户：忘了是什么小说还是电视剧里面说过一句话，好像是说女人自己要追求的幸福，始终是排在所有东西之后的，十八，你听过这句话没有？

我摇头：没有，可能是我看的电视剧不多吧。

师姐嗤笑了一下：我是觉得老天对我还不薄的地方就是让我长得还不错，这应该是一个资本了？所以我不想浪费这个潜质，我也没得选择，之前老人会经常说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，说不定我现在做出的选择就是一个错误的，说不定佐佐木真的会很有出息，可惜我看到的只能是眼前，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总是会胡乱抓东西，抓到什么就是什么吧，你替我跟佐佐木说对不起吧，还有就是这两年，这两年我跟他一起，过得挺快乐的，谢谢他照顾我。

我疑惑地看着师姐：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？

师姐看了我一眼：跟他说什么？说对不起？没有必要了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，再说越是解释一种真相，反而会让觉得我是在瞧不起他的无能为力，十八，你帮我把这个手链转交给佐佐木，这是前些天他送给我的，我不想要也没有什么意义……

我接过师姐递过来的手链，觉得师姐的话说得硬邦邦的，没有一点儿温度，我开始嗤笑：你真心狠。

师姐的眼睛盯着我，看得我有些毛骨悚然，然后师姐开始笑：十八，女人，知道吗？一旦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通常心肠都狠，决绝得很，你可以嘲笑我，不过有一点你也别忘了，之前你和小淫吵架闹僵的时候，你也一样够狠心，你不记得了？我和佐佐木也看见过小淫在你背后流泪的时候，你回过头吗？嗯？想说什么解释的话？是想说你跟我不一样是吗？十八，你虽然年纪和我不差多少，但是你的经历绝对不会比我多，心狠的形式可

能都不一样,但是结果都一样。

我张着嘴,尴尬得说不出话来,师姐看了我一眼,没有再给我说话的机会,转身走了,我感觉自己被抢白了一通,把手里的冰镇矿泉水瓶子捏得咔咔响,这个女人,简直就是,就是……哼。我转身看着窗户外面,不再看师姐的背影,我气呼呼地扭开手里的矿泉水,喝了几口,冰镇矿泉水已经不再冰凉,温热的口感实在不好。我长长地呼了口气,口袋里面的呼机响了起来,我掏出呼机,上面有小淫的留言:十八,现在是睡觉时间了,你在干什么?回到家里,妹妹很听话,反倒是我不大习惯,竟然开始失眠了,是不是很可笑?你习惯吗?

我发呆地看着手里的呼机,我习惯吗?我会有不习惯的地方?是不是小淫想说他不在我身边,我也会开始不习惯?这个家伙,什么时候学会说话拐弯了?这小子。我刚把呼机放回口袋,感觉有人拍了我的肩膀一下,回头,看见许小坏和小诺,还有小丘,都在诡异地笑,笑得我有些不大自然:唉,你们笑什么啊?

许小坏奸诈地笑:哎,十八,听小诺说,小淫好像把他的呼机交给你了?二十四小时报备他的行踪?你还真是幸福,对啊,你脸撞到什么地方了,怎么肿得这么厉害……

我没有说话,小诺疑惑地看着我:十八,刚才找你的那个女生是不是今天在楼下找你的那个男生的女朋友啊?之前,我在综合楼上自习的时候看见过他们俩,发生什么事了?

我接着喝了一口矿泉水:分了,两年多的交往,玩完了,想想看,感情真是不值钱,有什么用啊?

许小坏挨着我肩膀嗤笑:哎,谁跟你说的谈一次恋爱就结婚了?小丘,易名说没说毕业之后娶你回家,你准备嫁给易名了吗?

小丘脸红地看着许小坏:你瞎说什么啊?我们才多大,再说,再说……

小丘没有说下去,许小坏扁着嘴看着我:明白了吧,年轻时候的爱情是向不再年轻时候的爱情的过渡,没有谁有那么一次恋爱就能搞定了婚姻,两年多算什么?不过七八百天的日子……

我瞅了许小坏一眼:哎,凭什么不行啊?我就是觉得恋爱就是以真诚为基础,是尊重婚姻的前提,干吗谈那么多次恋爱?想让自己免疫吗?怎么就不能谈一次就结婚?

小诺白了我一眼:十八,这话呢,你也就跟我们说说,千万别去跟小淫说,不然小淫会被你吓跑的,就他那个花花公子……也不是了,就他那种性格,一旦知道你一个牛角尖钻到底儿,就是为了婚姻才谈恋爱,说不定人家会有压力提前跑掉的。

小丘小声地补充:是啊,我跟易名从来都不说这个方面的事情,说这个不大好吧?

我皱着眉头:为什么就不能说?你不说,易名怎么知道?还有啊,恋爱是玩吗?噢,合

着你们的理论就是初恋啊,或者最初几次的恋爱就百分之百不能当回事儿了?故意把伤害或者阴影留给自己或者对方了?

许小坏开始点头:对,就是这个道理,也可以换个说法,这叫婚姻之前的情感阵痛,我可以跟你打赌,毕业就分手是大部分大学生毕业之前要处理的程序,小丘明天要是跟易名提家庭或者婚姻之类的话题,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不出两个星期,易名和小丘的关系就缘散情尽了,小丘,你敢不敢跟易名说去?

小丘嘟着嘴,尴尬地笑了几下,没有说话。许小坏用肩膀撞了我一下:十八,所以说啊,你要学会现实地看待世界,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都要绕好几个弯,就更不要说是感情这种事情了,你可能综合排序啊、写文章啊比我强得多,但是呢?对于情感的经验,我的水平应该相当于你是英语没有过级,我已经英语专业八级了……

我嗤笑:哎,你谈过多少恋爱啊你?很有经验吗?

许小坏开始扒拉手指头:也不多,从初中开始吧,应该有十几二十几次了,这个绝对不是吹牛,按照我的自身条件,想不谈恋爱都不行,总有男生追啊……

小诺哼了一声:是,你是厉害,男生都跟苍蝇似的在你身边绕啊绕的。

我忍不住一笑,嘴角肿起的地方被抻得疼了一下,许小坏不依不饶地看着我:十八,你的脸到底怎么回事儿,怎么可能撞到墙上撞得这么厉害?你以为我和小诺都是白痴吗?

我龇牙咧嘴地用手摸了一下嘴角:靠,今天真是倒霉,该死的胖子,明天非要查查他是哪个专业的,就是死胖子惹的祸,虽然动手揍我的那个男生出手倒是重了点儿,但是该死的胖子更欠揍,我今天实在不宜出门……

小诺白痴地看着我:十、十八,你,你挨揍了?你多彪悍啊,还有人敢揍你?

其实,这件事儿,估计坏就坏在我表面长得貌似彪悍的假象上。

第二天早晨起来,我肿起来的脸颊已经消下去了,但是肉体的疼痛感依然存在,嘴角破的地方也停止流血了,已经结疤了。我对着镜子看的时候,小诺迷迷糊糊地朝我打着哈欠:十八,要不你去学校校医室问问,你这个算工伤不?

素素扑哧一笑:小诺,要是十八这个算工伤的话,那我求求你,快点儿打我一顿吧!我也混个工伤什么的,说不定学校还会有什么特殊照顾呢!

许小坏坐在床边笑着梳头发,我掀开小诺的毛巾被:哎,你给我起来,一会儿就要上课了,快点儿。

这天就上午有两堂课,但是大家早晨都不大愿意起床。我拖着小诺晃晃荡荡地到了综合楼四层的教室,天天和许小坏还没有来,小丘去找易名了,小诺打着哈欠趴在书桌